



西廠劫圖整

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

○銘雜題

沛國漢原廟銘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尚與契佐命垂統

股肱天下聖德未衰而內禪元臣繼天而受命四姓承休嘗媯

姒氏高子迭有中邦五神環運虞士德夏金德商水炎德復起

周道削滅秦德暴戾皇天疇庸審歿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而

興之又俾元臣之後元一本作翊而登之所以紹復丕續不墜

厥祀故曲逆音去遇陳平所起為策士輔成帝圖吐謀洞靈奮

竒如神舜之胄也汝陰夏侯嬰脫帝密網摧虜暴氣扶乘天休

運行嘉謀禹之苗也鄗侯鄗音贊蕭何所封保綏三秦控引漢中宏器

廓度以大帝業尚之裔也淮陰韓信所封整齊天兵導揚靈威覆趙

夷魏拔齊殄楚平陽曹參所封破三秦虜魏王絳侯周勃所封定楚地固

劉氏皆稷之裔也克復堯緒昭哉甚明天意若曰建大德者必

唐帝之胄故漢氏興焉翼炎運者必唐臣之孫故群雄登焉是

以高帝誕膺聖祚以垂德厚探昊穹之奧旨載出明之休祐殺

白帝于大澤以承其靈建赤旂于沛邑以昭其神假手于嬴以

混諸侯嬴秦姓憑力于頂以離關東奉續堯之元命而四代之後

咸獻其用德乘木之大統而秦楚之盛不保其位既建皇極設

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乃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

風以昭武成之德高祖十二年過沛乃奠舊都舊一本以壯王

業之基坐為湯沐之邑沒為思樂之地且曰萬歲之下魂遊于

此惟茲原廟沛宮之舊也祭蚩尤於是庭而赤精降導靈命於

是邦而群雄至登布衣於萬乘而子孫得以續其緒化環堵為

四海而黎元得以安其業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長蓄靈擁休

此焉發跡蓋以道備于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于是而後廣之

宇內天下備其道而神復乎本宇內成其制而心懷于舊宜其

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盡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成其

終俾生靈盡其慕焉故高帝定位建茲閼宮惠皇嗣服爰立清

廟綿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且夫以斷蛇之

以下似欠
使班固制之則
全美

威安知不運其密用佐歲功以流澤歟以約法之仁安知不流其神睠相舊邦之遺黎歟以紹唐之餘慶統天之遺烈安知不奮其神化大祐於下土歟然則畏敬乞靈焉可已也銘于舊邑以迪天命其辭曰

蕩蕩明德時惟放勛辰于往切勛與勳同堯也揖讓而退祚于後昆群蛇輔

龍以翊天門翊一本作翊音工童云翊音貞飛至也今本作翊非是奮翼炎運唐臣之孫

秦網既離鹿駭東夏長蛇封豕蹈躍中野天復堯緒鍾祐于劉

赫矣漢祖播茲皇猷揚旂沛庭約從諸侯從將容勿豪梟震疊威聲

布流總制虎臣委成良疇勦殄霸楚勦于小切絕也遂荒神州區宇懷

濡黔黎輯柔表正萬國炎靈用休定宅咸陽以都上游留觀本

旂一作旂

無一弱語

邦在鎬如周穆穆惠皇宗湮克承崇崇沛宮清廟是舊崇念天業肇經茲地乃專元命亦舉嚴祀建旂纛鼓遂據天位竟遊故都永介丕祉煥列唐典嚴恭罔墜勤此休銘以昭本始

劍門銘并序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尤俗剽剽匹切輕也嗜為寇亂皇帝

元年八月帥喪眾暴末貞元年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卒劉闢自為留後邀旄節群疑不制

妖孽煽行雙魚列切亦作蠻怙恃富強滔天阻兵攻陷他部北包劍門

憑負丘陵以張鷟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已加

也惟梁守臣禮部尚書嚴公嚴以國害為私讎以天討為已任

推仁仗信不待司死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喋大頰切潘云

殺人流血滂沱師古而士一其心悉師出次祗俟明詔凡諸侯

之師必出于足儲峙饗養時一本作特取其豐穰乃遣前軍嚴

秦奉揚王誅誕告南土十一月右師逾利州蹈冠地乘山斬虜

以逼奔衝左師出于劔門大攘頑巖諭引劫脅蟻潰鼠駭險無

以固一本以下收奪利地以須王師剴劔腎腸振拔根柢俾無

以肆毒用集我勳力警鼓一振音質元戎啓行取其渠魁以為

大戮九月行營節度使高崇文曲公忠勇憤悱憤房吻切授任

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啓闢險阨夷為大塗寒沮害氣對乎天意

帝用休嘉議功居首增秩師長進為大將本傳云劉闢反以

漢書十月以宅是南服將校群吏願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

魏無窮銘曰

并絡坤垠河圖括地蒙曰岷時惟外區界山為門環于蜀都叢

險積貨混并羌鬃茂侯切狂猾窺隙信信嘯呼信魚巾切亦作狝

憑據勢勝厚其兇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害及巴渝

乃出王旅乃司列岳牧臣司梁謂嚴當其要束器備攸積糗糧

是蓄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喋血誓士玄機在握分命貌貅陳為

掛角掛舉切右逾岷山左直劔門攻出九地七書孫子善守者上

披重雲攀天蹈空夷視咀艱破裂層壘殄殲群頑內獲固圍外

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嘽二他冊切衆也大憝囚戮憝徒對切我夏咸

歡帝圖厥功惟梁是先開國進位南服于藩邦之清夷人以完

安銘功鑒亂求代是觀

塗山銘并序

此篇覺大磨
洗大願巧不
必真柳久或
是少年筆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之
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
建焉虞帝耄期順承天曆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
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宗乎禦大災乃
賜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尊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
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
之不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
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

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于三

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聖著為世

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

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向山川

守神莫敢違寧

吳伐越得大骨吳使來問仲尼曰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客曰敢問

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守足以紀綱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

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

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拜距

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

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脩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曰言

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于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為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其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壹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一本以弼聖謨則戮防風則一本遺骨尊車克明克威疇敢以渝宣昭黎憲一本耆定混區音指傳祚後胤丕承帝圖塗山巖二界彼東國唯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刊碑貽後訓則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并序

壽州刺史臣承恩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戶吐季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就一本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啖啖都監切啖殊宿而死興號呼撫腹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洟音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古詩伏屋其中扶服頓踊扶服即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為見異廬上產紫芝白芝一本各長一寸廬中醴泉湧出竒形異狀應驗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中去而克致斯事謹案興亡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耨耒為業一作而能鍾彼醇孝超出古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天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

亦當作

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上請制曰可其銘云一本無此

齋厥孝思茲惟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孔子云夫孝天之經也泣侍龐

疾默禱隱冥引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

高曾不是聽創巨痛仍創即瘡字禮撥三年問篇創號于宮吳

捧土濡涕頓首成墳陷膺腐背嘗者在廬草木悴死鳥獸踟躕

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天地孝道爰興克修厥獸載籍

是登在位有虞以孝蒸丞仲尼述經以教于曾惟昔魯侯見命

夷宮周夷王廟也國語周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亦有考叔寤

訓諸侯者穆仲曰魯侯孝王乃命於夷宮中

注詳傳隱公二年鄭莊公其妻氏于城穎二考叔有獻於

下有神錫祀
社語則此言高
不聽似少照
顧

及莊公其母施顯顯李氏寔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鄰邦伯章表

稽首懇勲上動帝心旁達明神神錫秘社三秀靈泉楚詞云采

間三秀芝草也帝命荐加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

碑號億齡揚芬

武岡銘并序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雜擾僚竹絞切又音老盜弄庫

兵賊壻守帥元和六年辰淑蠻酋張伯靖按黔中觀察聽寶辟

洞以南鈞祥柯音臧獨漢武帝定外誘西原也置州立帥殺牲

盟誓洞窟林麓嘯呼成群皇帝下銅獸符發庸蜀荆漢南越東

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逃遁不即誅討之三歲不能定

在

時惟潭部戎帥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于武
岡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
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然號呻吟喜有攸訴投刃頓伏
願完父子卒為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龔母弟生壻
繼來于潭咸致天廷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嚴綬遣部將李志列
招張伯靖遂以其家
屬舒秀和等請江陵詔嚴綬皆授麾下將兗渠向惡革面向化
以撫之以伯靖為右威衛羽府中郎將
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為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
以柳公綽為鄂岳觀察使益兵三倍為時碩臣殿于大邦綴多見文儒申申
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蹈涕呼若寒去裘
昔公不夸首級為已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

全忠為今

佳

之仁小不為虺蜮虺許律切虫也虺越福切短狐大不為鯨鯢
鯨其京切鯢五兮切左宣十二年注鯨鯢大魚也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恩重事特不邇而遠莫
可追已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類一作以示我子孫彌
億萬年一本無俾我奉國如令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
曰
黔山之嶺嶺族九巫水之碯音盤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戶恐合
竄合一本彼攘伏亂彼一本王師來誅來二本期死以緩公明
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援一本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
性我塗四闔公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既骨而完既亡而
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螫賊音由公而仁我始寇酌由

公而親山畋澤大與魚同周禮有獸人輸賦于都陶穴刊木室我姻族烹

牲是祀公受介福揅著以占揅舌揅切又音舌揅著一本作折尊公宣百祿皇懋

公功陟于大邦遠哉去我誰嗣其良有宥之用有屏之顛匪曰

余固公不可賂祝鄰之德恒遵公則助余之世永謹邦制此四字

本作以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井銘并序

始州之人柳州人各以甕甔甕音壘甔類大頭小口甔五計切小甔云康瓠謂之甔甔壺也一云甔破

也負江水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旱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

塗則滑而顛恒惟咨嗟然惑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

朔命為井城北隍上未晦果寒食列而多泉邑人以灌其上堅

似樂府

亦少年筆

強詞亦有可
喜

作世物巨至切堅土也其利悠久其相者淳圖談康軍事牙將

者將晏凡用罰布六千三百役庸三十六大甔千七百其深八

尋有二尺天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十政其來日新信

盈以神

舜禹之事

晏元獻公此文與下謗譽成宜等篇恐是博士韋箒所作

魏公子不由其父得漢禪還自南郊謂其人曰舜禹之事吾知

之矣由公以來皆笑之柳先生曰不之言若是可也嚮者不若

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不罪也其事則信吾見笑者之不知言

未見不之可笑者也凡易姓授位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而

前者忘後者繫其事同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於小爭於朝大爭於野其爲亂堯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忘於人舜未繫於人也堯之得舜也以聖舜之得堯也以聖兩聖獨得於天下之上奈愚人何其立於朝者放齊猶曰未啓明而況在野者乎堯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堯之忘已而繫舜於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本一作命二十二入興五教立禮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曆數齊律度量權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積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墮然聾其聰昏其明愚其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果烏乎在哉

或曰堯矣曰匿矣又十餘年其思而問者加少矣至於堯死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於文祖舜之與禹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繫於人者多而自忘也昭益之自繫猶是也而啓賢聞於人故不能夫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反是漢之失德久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宦董袁陶之賊生人盈矣曹宦官董卓袁紹不之父曹操字孟德攘禍以立強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不嗣而禪天下得之以爲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則漢非能自忘也其事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事自繫也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其忘而繫者無以異也堯舜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

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故
曰笑其言者非也問者曰堯崩天下若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
三載子之言志若甚然是可不可歟曰是舜歸德於堯史尊堯
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堯者蓋已死矣其幼而
存者堯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

謗譽

凡人之獲謗譽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
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宜于上
不宜於下小人宜於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
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于上位則道

詞遠而少針
線
却可疑

此下四句何乃
似別高錫文

必嗾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謗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殺
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位則道必合於
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譽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寵可富而
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耳小人之謗非所
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
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
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郵之且
置於遠邇莫不以爲信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
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
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難見也則弗謗君子者爲不少矣其

野戰

諛孔子者亦為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顯貴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載之向之諛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諛譽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惡平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有諛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石吾又安取懼焉取一本作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

也必自善而已矣

咸宜

亦無所甚明

興王之臣多起汙賤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寇盜人曰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屠販徒隸出以為公侯卿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詘獨其始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為幸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劫戮困餓伏牆壁間以死無他焉彼因劫戮困餓器也遭時之非是以出燭其始之幸非遭卓後漢董卓而後為禍也彼困於昏亂仗志氣屈身體以下奴虜平難澤物之德不施于人一得適其德其進晚耳而人猶幸之彼伸於昏亂抗志氣肆身體以傲豪傑殘民興亂之伎

近理

舊板無其字

行於天下一得適其係其死彼耳而人猶禍之悲夫余是以咸宜之

鞭賈潘云賈音古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五十賈即價字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

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

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感而不遂視其握

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

材一本無指之戚瓜而不得其所窮潘云指音指棺引也今當

舉之翽然若揮虛焉翽翽也招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

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潘云賈音云余乃召僮爇湯以濯之則

枯速音蒼然曰嚮之黃者梳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

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踉潘云踉徒計切踉也

因大擊鞭折而為五六馬蹠不已墜於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

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梳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朝

者賈音古一本無者字當其分則善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

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君無事雖過三年

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

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效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

乎一本無者字

吏商

不參宋板

吏而商也

錢重作柳文後改曰得善本云吏非商也吏而商

汙吏之為商不若廉吏之

商其為利也博汙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為曹大率多賦稅役

備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苦良

苦音古周禮天官典婦功辨其善良盜賊

水火殺斃焚溺之為患

殺與奪同

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

大者死次貶廢小者惡終不逐

一作名

汙吏惡能而矣哉惡音烏

廉吏以行商

行下孟切

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惡減耗時無得

失貨無良苦盜賊不得殺斃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

富而家強子孫葆光是故廉吏之商博也苟修嚴潔白以理政

由小吏得為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

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行其又不改

鄙屑

文由大州得廉一道

廉察也如今監察司戶

其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

其行又不改則其為得也夫可量哉雖積山以為章涸海以為

益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舉世爭為貨商以故貶吏相逐於

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適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

謀道不謀富子見孟子之對宋牼乎

輕切

何以利教為也柳子

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而害退

焉吾為是言為利而為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

其成功一也吾哀夫沒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庶由

利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撓乎下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

言不得已爾何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

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東海若

有關係

東海若海神名陸遊登孟諸之阿孟諸澤名在睢陽縣東北得二瓠焉劔而振

其羣以嬉辨瓜取海水雜糞壤蟻虻而實之童云蟻如消切腹中虫虻音九人音

回臭不可當也窒以密石舉而投之海逾時焉而過之曰是故

棄糞邪其一徹聲而呼曰我大海也東海若呀然而笑曰牙虛切

怪矣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西無西其北無北其南無南且則

浴日而出之夜則滂列星涵太陰揚陰火珠寶之光以為明其

塵霾之雜不處也必泊之西滄音營水故其大也深也潔也光

明也無我若者今汝海之棄滴也而與糞壤同臭朽之與膏

欲之必明

此蛇之與君其狹咫也又冥暗若是而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憐

哉子欲之乎吾將為汝抉石破瓠盪群穢於大荒之島而同子

於向之所陳者可乎糞水泊然不悅曰我固同矣吾又何求於

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穢者自穢不足以害吾潔狹者自

狹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而穢亦海也狹幽

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來孰非海者子去矣無亂我其一聞

若之言號而祈曰吾毒是久矣吾以為是固然不可異也今子

告我以海之大又自我以故海之棄糞也吾愈急焉涌吾沫不

足以發其壑旋吾波不足以充瓠之腹也就能之窮歲月耳願

若幸而哀我哉東海若其抉石破瓠其一本字投之孟諸之陸盪

其穢於大荒之島而水復於海盡得向之所陳者焉而向之一者終與臭腐處而不變也今有為佛者二人同出於毗盧遮那之海而泊於五濁之糞而幽於三有之瓠而窒於無明之石而維於十二類之蟻虻人有問焉其一人曰我佛也毗盧遮那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無脩無證無佛無衆生皆無焉吾何求也問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與事一而二三而一者也子守而一定則大患者至矣一本而其人曰子去矣無亂我其一人曰嘻吾壽之久矣吾盡吾力而不足以去無明窮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離五濁而具夫十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劫之多不可知也若之何問者乃

有之者與國
三說各自有
至少裁勞
藉之巧

為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說於是聖人憐之接而致之極樂之境而得以去群惡集萬行居聖者之地同佛知見矣向之一人者終與十二類同而不變也夫二人之相違也違一本不若二瓠之水哉今不知去一而取一甚矣作遠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題序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自吾居夷謂為末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

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揚子誨之

來揚子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

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妃白匹諸切

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

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侏乎非音侏而侏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

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滑稽音雞亂也稽音雞同也辨捷

取青妃白肥皮厚肉今文之病全在以此然絕家珍淑帝真元氣一厄有志者會當乞祖老

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潘云園轉縱捨無穹之
 狀又史記云猶俳諧也滑如字稽音計以言諧語滑利其智計
 出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
 對退進掬溜播灑溜力救切謂洒掃則罷憊而廢亂罷與疲同故有息
 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操七刀切縵未旦切絃禮記作弦並出學記云有所
 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
 小蟲水草櫃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蜚吻裂鼻蜚音誓蟲螫也武粉切口邊縮
 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菹童云側魚切亦作菹屈到之芟
 語屈九勿切國語屈到嗜芟曾指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丈
 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弛焉而不為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
 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

川其必决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
 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
 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
 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咕咕
 然咕他叶切多言貌動其喙呼惠切亦勞甚矣乎一本亦上有彼字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瑾深申切又音僅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一無禮執二字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
 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
 之說左傳隱公元年預凶事非禮也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撫拾殘缺
 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求貞元和間天禍仍邁自崇

陵至于豐陵德宗葬崇陵順宗葬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杜黃裳由太常相

天下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

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攢與茲同徒九切殯

也秘器作棺象物塗車芻靈之屬外之則復士斥土因山之制漢文紀張武為復士將軍謂穿

曠下棺又惠帝紀斥上注斥開也謂開土地為冢壙又文帝贊因其山不起墳上之則顧命典冊與文

物以受萬國萬一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

恭禮無不備且晏本苞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

異同搜揚剪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

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隳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于

上辨列于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于太常

書爾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本無近字一本無而古

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孟孟五世鄭玄以箋

注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於小同鄭玄孫賈誼以經術起而嘉

最好學賈誼孫名嘉盧植以儒學用而謀為祭法盧植五世孫謀舊史咸以

為榮令裴氏太尉公以禮匡義禮之高祖侍中公以禮議封

禪魯祖禪光庭祠部公以禮承大事祖禪遷祠部負外郎大理公以禮輔東宮數

大理而瑾也以禮奉三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為愛禮近古

也源遠乎哉瑾字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微四子堅瑾墳墳皆有文

學大理之兄正平節公積子情字容卿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

今相國郇公其宗子也情子均字若齊郇公以孝友勤勞揚于家邦一作

頗做班固

馮遊其門若聞韶濩亦作護入其廟如至鄒魯恩溢乎九族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弟歟成書也其本於忠敬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取榮於史氏也果矣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宗直子厚之從弟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為史記迄于今交錯相糾即糾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晉孔衍以戰國策所書為未盡善乃引文史公所記參其同異號春秋後語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數音速出樂記而後之文者寵之寵一本作襲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

宋板無愈字

未能屬切之欲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驚懼愈日甚

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計磔裂磔陳格切擗撫

其條貫森然若開群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

位不失其叙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

辯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

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為學者之端耶始吾少時有路

子者自贊為是書吾嘉而叙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

也故刪取其叙繫于左以為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

而野魏晉以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

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
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
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
高帝訖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
修其書拔其尤者充于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
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一作
離其變通論次其叙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一作
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浹于漢氏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
取孟堅書煩其文次其先後為四十卷

楊評事文集後序

楊凌

者由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
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其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
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
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
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
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
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
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
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
成雖古文推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

者梓潼陳拾遺

陳子昂

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

極張說封燕國公謚文貞

張曲江

張九齡韶州人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

以比興之陳音窮

著述而不克備

一有作者二字

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

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釋著聲於時其炳

耀尤異之詞諷誦于文人滿盈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徧悟文

體尤邃叙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

既獲是不數年而天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葛

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

符一作何太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

遠遊賦七名賦皆人文之選也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禮

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乃之卒

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克充於時此我

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脩好幼獲省謁

故得奉公元兄命凌之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

後

濮陽吳君文集序

吳武陵之後

博陵崔成務嘗為信州從事為余言邑有聞人濮陽吳君弱齡

長鬣而廣額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信義交於物教子

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卿相賢士率與亢禮余嘗聞而

志乎心會其子侃口早切與侃同又去聲更名武陵亦進士得罪來永州

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得徧觀焉其
為辭賦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為詩歌有文王公大人之義其
為誄誌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
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秀士由鄉而升之天官古之大
史必求人風陳詩以獻于法宮然後材不遺而志可見近世之
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雖一
命于王而終伏其志嗚呼有可惜哉武陵又論次誌傳三卷繼
于末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僕聞之世其家業不墮者雖古猶今也求之於今而有獲焉王

去代胎胎

氏平其與余通家代為文儒自先天以來睿宗策名闡達

翰而踐文昌登禁掖者紛綸華耀繼武而起士大夫棹鞅於文

園者悼徒弔切王咸不得孳而倫之乙亥歲貞元十某自南徐

來南徐執文貺予詞有遠致又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

而乃微狂疾之功以為名吾知其奉儒素之道專矣間以兄弟

嗣來京師會于舊里若璩瑒在魏瑒音渠瑒徒明切及伏種丑

兄據字休璩璩機雲入洛陸抗由是正聲迭奏雅引更和播填篋

之音韻調律呂之氣候穆然清風發在簡素文章之胄曷能及

茲况宗兄王緯為監握炳然之文以贊關石薦冠銀章薦宅買

字榮映江湖則嚮時之美談必復其始某也謂余傳卜氏之學

卜子夏宜叙于首章操斧於班郢之門潘云班與般同即公輸子又莊子云郢人善塗
者斯強顏耳詩凡若干首 此亦非晚年筆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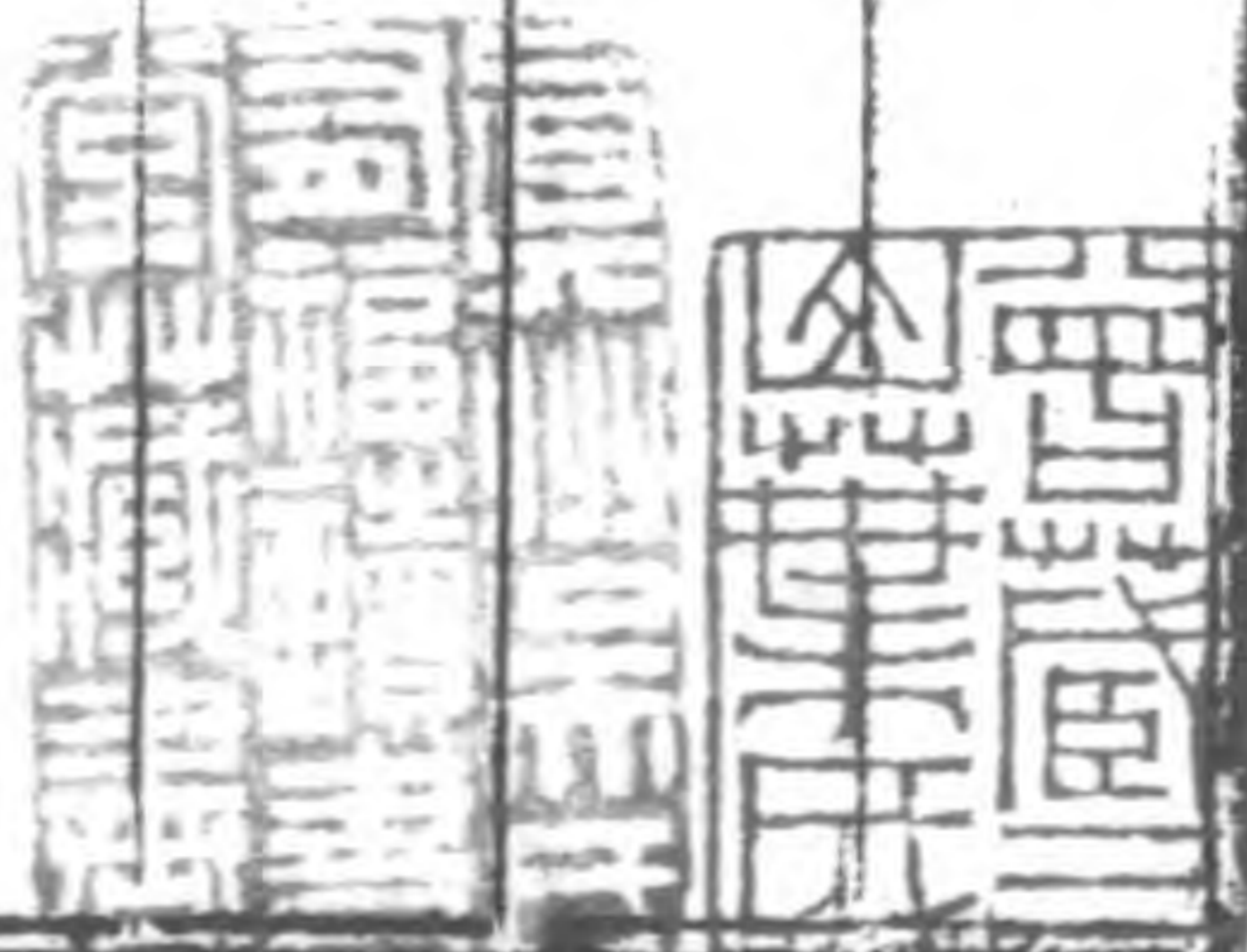
序

送揚疑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

貞元十四年朝京
師十五年還汴

少年文字猶
尚能展德不
如永州時作

談者謂大梁汴州宣武軍令東京多悍將頸卒亟就猾亟去吏切猾一
而未嘗底寧控制之術難乎中道蓋以將驕卒暴則近憂且
至非所以和衆而又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所以扞城
而固圉也是宜慰薦煦諭煦火羽吁句二切潘云煦與納為腹
心然後威懷之道備聖上於是撫以表臣書立政篇藝人叔臣
謂薰晉為宣武軍節度贊以藝人謂以楊疑檢校吏部郎中汴宋毫穎觀察判官參剛柔而兩用



化逆順而同道既去大敦徒對切書康語遂室有衆故楊公以

謀議之隙音隙對揚王庭不踰時而承詔復命示信于外諸侯示

出時當朝之羽儀凡同官之寮屬皆餞焉容受童儒使在末位

子厚時年禮部郎中許公許孟容以宏才與學已任文字顧唱

在席咸斷章而賦焉謂工部郎中崔公崔群字敦禮文為時雄允宜

首序謂小子預離觴之餘瀝俾撰後序編以繼之大凡軍旅之

制贊佐之重崔公序之備矣膺命受簡欲默不敢故書談者之

辭拜手以獻用充餘篇云

送崔群序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于千仞之表和氣

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貞心頸臂用固其

本御攘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儒温文

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議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直方

之誠以正其性慤論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

聲振於京師嘗與隴西李杓直李建字杓直方南陽韓安平韓泰

字安洎予交友杓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

莊端毅高朗振邁悅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宜求正

於韓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視默與道合今將

寧觀東周振策于邁策即且餞於野或命為之序予於崔君有

道家之舊外黨之睦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于儀曹

矣

華茂沈雄
真擲地作金
聲者

禮部也貞元八年敷音敷于王庭揚甲俊造之選首離校之列貞
十年群舉賢良方正授校書郎然吾不以此是視之於其序也載之其求云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獨孤

僕間歲駮遊邠壘即疆今我帥楊大夫時為候奄揚朝最字叔

度使韓遊懷都虞候盡護群校用答法箠令不吐強禦下莫有逗撓凌暴

而犯令者沉斷壯勇專志武力出麾下取主公之節鉞而代之

位唐史云韓遊壞御士寬軍驕張獻甫來代軍遂亂朝晟斬首

惡者百餘人加御史大夫貞元九年甫卒以朝晟為邠寧

節度使賜冠者仰而榮之武士以之節冠今又能勞貴文雅以符

召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密署為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得士

之稱於談者之口蓋朝廷以勇爵論將帥豈濫也哉獨孤生與

無一字語

何人慶嚴震掌書進士並時管記於漢中新平二連帥府獨孤

新平即邠州俱以筆硯承荷舊德位未達而榮如貴任其難

乎哉意自大戎陷河右逼西鄙廣德元年七月吐蕃入大積兵

備廣縣道告勞內置中府太倉之蓄僅而獲屢投石而賈勇者

思所以奮力潘云賈音古左傳注貴賈論者以為天子且復河

壘故壘壘切拓達西戎而罷諸侯之兵則曳裙戎幕之下專弄

文墨為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

是將植密畫於借筋之宴發群謀於章奏之筆上為明天子論

列熟計而導揚威命然後談笑樽俎賦從軍之樂移書飛文諭

告西土劫脅之伍俾其簞食壺漿搗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慎

辭令使諭蜀之書

馬相如燕然之文

燕平声班固炳烈于漢

史真可慕也不然是瑣瑣者惡足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

杜周士

觀室者觀其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端莊宏達可居者也人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觀而中可居居之者德也贊南方之理理是以大總留府之政政是以光其道不撓好古書百家言洋洋滿車行則與俱止則相對積為義府益為高文愨而和肆而信豈詩所謂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者耶今往也有以其道聞于天子天子唯士之求為急杜君欲辭爭臣侍從之位其可得乎濮陽吳武陵直而甚文樂杜君之道作詩以余

有此證引之確

猶吳也故於是乎序焉

送寧國范明府詩序

范傳真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于吏部兵部兵一本則必參其等

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為曹謂之甲名書為三其一藏之有

司其二藏之中書洎門下每大選置大考績必關決會驗而視

其成有不合者下有司罷去甚眾由是吏得為奸以立威賊知

以弄權詭竊竄易而莫示其實必求端愨而習於事辯達而勤

其務者命之官而掌之居三年則又益其官而后去其職有范

氏傳真者始來京師近臣多言其美宰相方之用以為是職在

門下甚獲休問初命京兆武功尉既有或績復以有司為宣州

方作開

寧國令人咸曰由邦畿而調者命東西部尉以為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之為美利乎人之謂也與其給於供備孰若安於化道故求發吾所學者施於物而已矣夫為吏者人役也役於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今吾將致其慈愛禮節而去其欺偽凌暴以惠斯人而后有其祿庶可平吾心而不愧於色苟獲是焉足矣季弟為殿中侍御史范仲以是言也告於其僚子厚特為咸監察御史悅而尚之故為詩以贈其去而使余為序

送辛南容歸使聯句詩序

甚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于京師亦既充金馬一有石渠則又溢于諸侯求達其道故救乘客于吳相如遊于梁其或致書匡

主用極其志節之大者也適時觀變以成其性道之茂者也

海幸君既登于大常之籍貞元元年又膺邯鄲之召罪音遣地北

會元戎直道自達吾濟器其略南聘天朝相禮述職公卿多其

儀合度於易于之間禮記檀弓易于驥者未之有也注易謂君行于謂臣花雖枚生之節

長卿之道無以尚也冬十有二月朝右禮備復于轅門我同升

之友是用榮其趣舍潘云上七喻切下文救情其離曠卜茲良

夜詠歎其美比詞聯韻奇藻流發爛若編具粲如貫珠琅琅清

響交動左右群公以侍御之往也予闕其述命繫而序焉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士之習為吏者恒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恒病於無

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詠風賦頗聞乎人至
于是州也永州也惟州之牧咨焉以贊戎事而糾群吏甚直且武豈
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喪罷去謂刺史崔君敏卒擇而之乎有禮之邦
注桂推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送死論登第後歸觀詩序

童云死音宛左氏齊大夫死何忌

八年冬余與馬邑死言揚死論字聯貢于京師自時而後車必
桂轆張公音衛車軸端潘云選桂席必交祿量其志知其達于
昭代究其文辯其勝于太常探而討之則明報於外厚之質行
浮於休顯之間遊公卿之間實具而不犯恪謹而不懈交同列

以誠信聞余拜而兄之以為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

已長歲小司徒顧公戶部侍郎顧少連權禮部侍郎即知貢舉守春官之缺而權擇

士之柄明年春同趨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觀其掉鞅于術

藝之場潘云掉徒了徒弔二切鞅倚兩切遊刃乎文翰之林風雨生於筆札一作

交雲霞發於簡牘左右圍視朋儕拱手甚可壯也二月丙子有

司題甲乙之科揭于南宮余與兄又聯登焉余不厚顏懷愧而

陪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荆衡拜手行邁輪移都門之轍轅指

秦嶺之路方將高堂稱慶里閨更賀開音汗里門也曳裾峨冠榮南諸

侯之邦遐登王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榻桂枝片玉光生于家是

宜砥商維之阻艱帶江漢之浩蕩以談笑顧盼超越千里而無

倦極也然而景熾氣燠往即南方乘陵炎雲呼吸溫風可無敬
乎慎進藥石保安其躬是亦非兄之所宜私也群公追餞于霸
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璋交映或授首簡於余曰子得非知
言揚者乎一無得字安得而默耶余受而書之編于群玉之右非不
知讓貴傳信焉爾

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

始余幼時拜兄於九江郡觀其樂嗜經書慕山藪凝和抱箕氣
象其茂雖在綺紈而私心慕焉潘云綺去倚切紈也純官切素
貴感子厥後竊理文字先禮而冠遇兄於澤宮之中觀其德如
弟之服貴感子九江之拜蓋世俗所不能移也自是戰藝三北左次陋巷余亟

之拜之遇之

會韓文無此

會韓文無此

而名擢太常貞元十二年禮部侍郎呂清知貢舉聲動京國士

輩仰慕顧盼有耀余獲賀於蔡通儒氏窺其志如陋巷之會又

得意所不能遷也君子志正而氣一誠純而分定未嘗標出處

為二道判屈伸於異門也固其本養其正如斯而已矣吾兄先

覺而守道獨立而全和貞確端懿雅不羈俗君子之素也亦既

升名天官史部告余東游是將乘商於今商州西二百里有古

地即浮漢池歷郢城郢城下武昌復于我始見之地則朋舊之

徒含喜來迎宗姻盡皆加禮以待舟輿所略賀聲盈耳離群之

思行益少矣潘云智離僕不腆他典見邀為序狂夫之言非所

回顧

以志君子也自達而已

○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觀省序 班肅

煒然

昭熙危固百
後步此法家

古

隴西辛殆庶猥稱吾文宜叙事晨持縑素以班孝廉之行爲請

且曰夫人殆所謂吉士也愿而信質而禮言不贖慢行不進越

其先兩漢間繼脩文儒世其家業其風流後胤耽學篤志之士

往往出於其門今天人研精典墳不告劬勩勩音渠勩羊屬者

舉鄉里登春官獲居其里焉貞元十七年禮部侍郎高家于蜀

之東道其嚴君以客卿之位贊是方岳爲大夫良肅之父佐今

將拜慶寧觀光耀族屬是其可歌也道出於南鄭外王父以將

相之重九命赤社爲諸侯師嚴震爲山南今又將兩駕省謁從

不燕喜是又可歌也故我與河南獨孤申叔趙郡李行純行

筭若干人皆歌之矣若乃序者固吾子宜之柳子曰吾嘗讀王

命論及漢書嘉其立言彼生彪固之胃歟相國馮翊王公德宗

天進封嚴震功在社稷德在生人其門子門子謂胄子出凡記

弟遊文章之府者吾嘗與之齒彼生嚴氏之出歟承世家之儒

風沐外族之休光彼生專聖人之書而趨君子之林宜矣哉遂

如辛氏之談濡翰于素因寓于辭曰爲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

至得無脩容乎

○ 送獨孤申叔待親往河東序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聞其間有大河條山氣蓋

遂宋叔作處

真一言九鼎

謹嚴

開左文士往往仿佯臨望坐得勝槩焉吾固翹也褰裳奮懷舊
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也獨孤申叔字子重貞元十三年中第往而先我且又
愛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長上聲志益強力挾是而東夫豈徒
往乎温清奉引之隙與隙同必有美製儻飛以示我上將易觀而
待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期以申導志義不為富厚而今也反是
生至於晉出吾斯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評我太簡者慎勿以知
文許之

送豆盧秀才南遊詩序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乎內而飾
乎外則是設覆為穿也穿音淨禍孰大焉有乎內而不飾乎外則

道家語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乎犀革河之有孔子曰括而明之鏘而厲之其入之不亦深乎謂云

括與管通箭未曰筈聖人以為重且盧生內之有者也余是以

好之而欲其遂焉而恒以幼孤羸餒為懼恤恤焉遊諸侯求給
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而不克專志於學飾乎外者未

大吾願子以詩禮為冠履以春秋為襟帶以圖史為佩服琅乎
璆璜衝牙之響發焉璆璜幽切煌乎山龍華蟲之采列焉則揖

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惜乎余無祿食於世不克稱其欲
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而序云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謁趙尚書序

士之知感激許與常欲以有報為志者則凡志乎道者咸願為

之如趙生庶乎哉來謂余曰宗人尚書趙崇儒或曰趙昌以碩德崇功

由交廣臨荊州仁我若子姓前漢田蚡傳云恩禮重厚有賢能為御史

好學而甚文友我若同生歡欣交通我誠樂為之用甚不辭也

不幸遭重痼六旬而後知人方其急也大懼不克報尚書公之

恩又懼無以當御史君之心以沒每念于是未嘗不盡然內傷

蓋迄力切傷痛也若受鋒刃自是而後調藥石時飲食生血補氣強筋

植骨榮衛之和奮力之剛迨今茲始全然為人舒幹抗首文翰

端麗材足以用敢辭而往以效戲下戲音義又許為切隨其

言云爾自吾竄永州三年趙生亟見視其狀專謹愿懇觀其跡

溫家簡靖聞其言徑直端誠自尚書理荊州理一本作理日

至至則趙生喜拊起立喜一本作震伸目四顧不啻若自己而為之

者誠宜有報知己之道又誠宜有大賢而為之知也是行也趙

生其將奮六翮下革切翔千里以為轅門大府之重增羽儀之盛

其道美矣故余繼之以辭

能一作子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卷之二十二

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問吳武陵贈李睦周詩序。

潤之盜魚倚切竊貨財聚徒黨為反謀十年今天子即位

德宗元和二年也大立制度於是盜恐且奮將遂其不善視部中良

守不為已用者誣陷去之睦州由是得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

子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為衛天子之衛不得搖手辭卒致具

有間盜遂作而廷臣猶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既上道盜以徒

百人遮于楚越之郊戰且走乃得完為左官吏前漢年表設左官之律無

幾盜就禽斬之于社垣之外論者謂宜還睦州以明其誣既更

壯

常旧作當

大赦始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里睦州未嘗自言吳武陵剛健
 士也懷不能忍於是勇躍其誠鏗鏘其聲出而為之詩然後慊
 於內慊苦筆切愜也余固知睦州之道也孰銜匿而未發且以聞署之
 先焉者焉一作言激於心若鐘鼓之考不知聲之發也遂繫之而重
 以序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南承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越語王令軍孤子寡婦疾疫貧病者納官其子注官仕也仕其子而教之
 稟以食之也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漢武太初元年初置羽林騎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
 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國家寵先中丞承嗣父御史中丞承嗣邁古人之烈南霽雲死節睢陽
 君自未成童品常第四承嗣七歲以父死節即授婺州別駕歷刺施涪二州成童八歲以上人

曰於古為薄漢地地都尉印張云班彪北征賦弔尉印於朝

名也音昂以不勝任嗚匈奴而子單侯于鉞印之子單以父力濟北

折韓千秋以匹夫之諒奮觸南越而子延年侯于成安西漢功臣表韓

延年以其父千秋擊南越死事封成安侯君之土田之錫猶挫於有司之手始由施

州為涪州涪音扞蜀道勅寇勅其書不釋刃夜不釋甲曰我忠

烈猶也期死待敵敵亦曰彼忠烈猶也盡力致命是不可犯然

而筆削之更以簿書校計羸縮受譴茲郡承貞元年西川劉闢

州凡二歲朝廷建大本貞萬邦元和四年閏三月慶澤之濡洗

生植又况涪州家聲之大裕盡之志宜尤被顯寵者也自漢

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澧之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

無長語

人猶曰。且有後命。永州多謫吏。而君侯惠和溫良。故其歡愉。異於他部。優詔既至。而君適離於文。離合也。文詔令也。謂合於詔令。當量移也。其往也。獨故凡羨慕之辭。無不加等。噫。以君承荷之重。恭肅之美。四方之求忠壯義烈者。將於君是觀。凡君子之志。欲其優柔而益固。憤排而不忘。以增太史世家之籍。用是為賦。則拱壁大鼎。烏可以言重乎。

送薛存義之任序 一本無。之任字。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許飲食之。許音虎。水涯也。飲食並去聲。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若者。後也。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

此篇全以通
小特於吳之
古文亦有通

不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意其事者。天下皆然。唯慮之。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息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薛判官量授序 薛巽

仕於世有勞而見罪。凡人處是鮮不怨。對忿憤。對音隊。忿房吻切。列於

上愬於下此恒狀也異於恒者其道宜顯薛生司貨賄於軍興之際兵亂不去然得以不犯由太行以東皆傳道之可以為勞矣而竟連大獄以至於放薛巽始佐何北軍有勞未及錄會其長子臯謨及薰溪以罪聞巽坐貶不戚於貌不怩於心樂以自肥而未嘗忤於物其有異於恒矣哉朝廷施恩澤凡受謫者罪得而未薄乃命以近壤薛君去連而吏於朗朗州名即鼎州是其漸於顯歟君子學以植其志信以篤其道有異於恒者充而大之苟推是以往雖欲辭顯難矣

送李渭赴京師序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况踰臨源嶺下灘水灘水離岐出嘉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

州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也無所束縛自取瘡痍後余斥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有胥為吏噫何自苦焉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今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為詩有幹局又遊燕魏趙代闡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已而已以有獲乎嫉其不為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觀省詩序嚴震之子

嚴氏之子有公貺者退自有司踵門而告柳子曰吾獻藝不售於儀曹之賈貨不中度敢逃其咎詰朝將行願聞所以去我者其可乎哉余諭之曰吾子以冲退之志端其趣嚮以淬礪之誠

修其文雅行當承教戒於獨立之下濬發清源激揚洪音沛哉
鏗鏗乎充于四體之不暇吾何敢去予恭惟相國馮翊公有大
勲力盈于旂常極人臣之尊分天子之憂殿邦坤隅柄是文武
謂嚴震也若子者生而有黼黻梁肉之美不知耕農之勤勞物
敏丁練切役之艱難趨其庭有魏絳之金石焉俟其門有亞夫之祭戟焉
祭遣禮切漢以祭戟代斧鉞中人處之不能無傲而子之伯仲
祭戟前繼之器以木為之皆脫略貴美服勤儒素退托於布衣韋帶之任如少習然故繼
登上科嚴公胤兄公弼以及於于是可舉嚴氏之教誦乎他門
使有私式也而吾子又引慝內訟撝謙如此其可患乎賈之不
售而自薄哉於是文行之達者一本無者字若高陽齊據若皆賦命

余序引余朴不曉文故書嚴子之嘉言論于右簡論字一編
貶之義以贈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元公

周乎志者窮蹟不能變其操蹟音致周乎藝者屈抑不能貶其名
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元氏
之子其殆庶周乎言恭而信行端而靜勇於講學急於進業既
遊京師寓居所陋無使令之童闕交易之財可謂窮蹟矣而操
逾厲志之周也才澗而清詞簡而備工於言理長於應卒倉忽切
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鄉當三黜之辱可謂屈抑矣而
名益茂藝之周也苟非處心定氣則皆能如此哉余聞其欲退

家殷墟脩志增藝懼其沉鬱傷氣懷憤而不達乃往送而諭焉
夫有湛盧豪曹之器者吳越春秋越王使歐冶鑄劍三魚揚蒙曹湛盧又越王句踐有寶劍五純鈞湛盧鎮鄒豪曹巨闕也患不得犀兕而專之專音充切細部也又之轉切不患其不利也
今子有其器宜其利乘其時夫何患焉磨礪而坐待之可也遂
欣欣而去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偕計吏而造有司者僅半孔
徒之數春官上大夫擢申乙而升司徒者於孔氏高第亦再倍
焉僕在京師凡九年于今其間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
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嘗從俊造之後頗涉藝文之事四貢鄉里

而居獲焉方之於釣者絲綸不屬城欲喙甚直一本喙上嗜有

羨餌者一本者作羨字下無者字而缺望獲魚之暮缺古宄切窮端切則善取者皆

指而笑之今辛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衰衣之徒視子而

捧腹者蓋不乏焉辛生嘗南依蠻楚專志於學為文無謬悠迂

誣之談鍛鍊剪裁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齊映接禮加等常為

右客且佐其榮名之願遂爰典墳交音以又極暉切負書和也袖文章北來

王都笑揖群伍文昌下大夫上士之列見而器異爭為鼓舞由

是為聞人戰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遷延二北躑躅不振豈

其直鈎而釣懷羨餌而羨魚者耶若辛生者有司抑之則已不

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今則囊如懸磬傭室寓食方

將適千里求仁人被冒景陵降棧道吾欲抑而不歎其苦心

胸何然善聞焚舟而克秦孟明手劔而盟者公羊僖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子手

從而皆敗北之餘也子之厄困而往霸心勇氣無乃發於是行

乎成拜賜之信左僖二十三年孟明劓壓境之耻公羊僖十三年曹子曰城

壞壓境君不啻與無乃果於是舉乎往慎所獲如志遠返勉自固植以

遂子之欲姑藉談者謂我言而中不猶愈乎中丁仲切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崔策字子符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俗而國
待以為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
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為得異人

不熱也惟其所尚又舉移而從之又舉一本尚之以孝悌

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皆然曰然則

宜如之何曰即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為可化人及物者隆之

文勝質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其以理科不俟易

也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經書為文辭本於孝悌理道多

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六選而不獲家有免連伏闕

下者累月不解音解按崔君權立志出速連求二州未至亦而

朝任將晚矣而戚其幼孤往復不憚萬里再歲不就選世皆曰

仁悌人也仁本作孝如是且不見隆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

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窮其在慎是而已朝廷未命

故放冷着文
以妙用

有司既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
僕智不足而獨為文故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草野八年麗澤之
益鏃礪之事注見前送
豆盧膺序空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親余親
作讀其書聽其言發余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醉未及然而
告余以行余懼其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內也獻之酒賦之詩而
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既和而叙之

送蔡秀才下第歸觀序

僕之始貢於京師者對之曰是謂望之未親一作隱而未見
曠乎遠而有榮者也曠他曠切
日無光也今茲歲在鵠首若合於壽星其
果合乎貞元七年辛未歲在鵠首至九年癸酉
子厚遠登第酉與辰合諸星屬辰也僕時怙然蓬之

德音邑
憂也謂其誕慢怪迂是將不然然而僅實於懷耳未克沃而
忘之也後果依違遷就四進而獲卒如其言云噫彼莫莫者其
有宰於人乎不然何其應前定若是之章明也今蔡君馳聲耀
譽聞於公卿戰藝之徒推為先登而五就鄉舉往則凡罷意者
前定之期殆未及歟故君子之居易俟命樂夫不憂者一本無
此五字
果於自是也君其勵文學為丈人牧人南邦君展觀承顏婆娑
愉樂之暇則充其經筭茂是文苑時焉述哉遲速之事則督史
之任吾不及知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有然雖
自非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

辭若撼心

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為文辭道今語書角李麗務富
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
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偽也唯聲
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以故少不勝京兆章中立其文
懿且高其行愿以恒試其藝益工久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
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為聲者歟或以章生之不勝為有司罪余
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既聞
而有司不以告一作有司之過也諫梁昭公九年人之視聽有所止
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未至不以罪有司而况今乎今章
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

善之久而如此
溫藉

今章生使其文簡其友思自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行
行也余為之言既以遷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惑者知釋有司
也

送辛生下第序畧

自命鄉論士之制壞而不復士莫有就緒故叢于京師京兆戶
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書或半天下取其殊尤以
為舉首者仍歲皆上第過而就黜特謂怪事有司或不問能不
而成就之中書高舍人交鄴備位于禮部攘袂矯枉痛抑華耀
首京師之貢者首本作會者非再歲連黜辛生以是不在議甲乙伍由
其沉沒厄困之士閣戶塞竇而得榮名者連畛而起談者果以

扶持彼此
委曲而中

舊本無也
字

至公稱焉其能否也世莫知也若辛生其文簡而有制其行直
而無犯嚮使不聞於公卿不揚於交游文不為京師貢首則其
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嗚呼名之果為不祥也有是夫既受退告
歸長沙以辛生之文行八年無就如其初而退返吾其憤焉孟
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辛生又不能已故畧下闕

不言之言

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序

送從兄釋龍選歸江淮詩序稱一本

伯氏自淮陽從調抵于京師冬十月襟計不至攝衽而退顧謂

宗元曰昔吾祖士師柳下惠生于衰周與道同波為世儀表故直

道而仕三黜不去孔氏稱之遺侯而不怨厄窮而不憫孟子贊

之令吾皇皇末路寡偶希合進不知嚮退不知守所不敢折其

志厥其心遵祖訓也然而闕滄澗之養滄息有切米泔也乏庾

金之畜逼逆無成逼筆力切東轅淮湖雖欲脫細故於曾中味

道腹於舌端勉脩厥志懼不恒久子當尉我窮局之懷祛我行

彼之憤博之以文發於誅歌吾非子之望將誰望焉宗元再拜
曰夫聞善不慕與聾聵同見善不敬與昏瞽同知善不言與器
瘖同則聞之先達久矣矧吾兄有柔儒之茂質恢曠之弘量敢
無敬乎有述祖之美談安道之貞節敢無慕乎覩微容而敬聞
嘉話而慕敢無言乎言不稱德文不盡志適為累而已矣於是
賦而序之繼其聲者列于左凡五十七首遂命從姪立編為後
序終焉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先向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邇也
謀皆甚少獨見謀在眾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為京兆

張有教

屬舊作勸

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
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
甘豐柔視寒燠之宜其隙則讀書講古入所謂求其道之至
者以相勵也過永州為吾留信左莊二年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具道其所為
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為吏祇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
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并食之勞安和而
益壽兄弟術術以相友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
去進士為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於

不移不履

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辱吾宗不振久矣
識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
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試於管仲其為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
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
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為人也可度
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築室茨草為圃乎湘之西穿池
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為求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
下媿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
口平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耶用
是愈賢謀之法進士為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令雖羨之豈

苟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為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學又為
善之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者其
志以周於事雖履吾迹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苟能
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慄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送解序音解

柳文之妙全在
起束處法屬
頓處骨若無
人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
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興一有不託字非為尚書吏者間
十數歲乃一人末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為禮部屬宗元為禮部
員外郎祭為
瞻部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為刑部郎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為文
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復興乎自吾為係人

探即君南鄉後之穎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
數字者獨得澥澥質厚不誦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
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其富好慕甚正若墻焉
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
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澥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為
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
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

子厚舅之子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族由
遵而上五世為大儒後漢盧植涿郡人植子疏兄弟三人咸為

齊文襄帝師

齊文襄帝師辯為周武帝師光為魏恭帝師號帝師齊

其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質重遵余弟也一本弟下廣而不肆巽

而不懾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未嘗去乎其中蓋由其中出者

也浸潤以詩易動搖以文采以余棄于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

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言有異乎行者則余之棄也適累斯人

焉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為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邇

也而中丞之道光大御史中丞裴行立為桂管觀察使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

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宜奮翼鱗乘風波以遊乎無

倪徃哉其漸乎是行也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

呂渭弟四子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飢羸寒蒙難抵暴猝抑無告猝作沒切

以吁而憐者呼一本皆飽窮厄恒孤危詭詭忡忡詭音怡申

西南北無所歸然後至于此也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食肉馱

梁稻斯純穀幼專靖不好遊不踐郊牧垌野爾雅邑外謂之郊

謂之野二外謂之垌不目小民農夫耕築之倦苦不耳呼然而獨

粹然憐天下之窮眊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

耶積於中得於誠往而復感在其內者也被告而後知示而後

哀由外以鑠已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誠之得其為賢也莫

尚焉呂氏子得賢入之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左

程石準以為直道直一本其於遠且大若稼而穀圃而蔬不

而希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發

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吾將通其辭干於仕庶施吾道願一決

其不可於子何如余曰志存焉有一本學不至焉不可也學

存焉辭不至焉不可也辭存焉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

且學而文之又當主上興太平賢士大夫為宰相卿士吾子以

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健者之升梯舉

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耳道不誤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

忘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為決子其行焉

陪來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崔敏

零陵城南環以群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為池灣

何必讓蘭
身

然為溪其上多楓栴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芙蓉蒲藻騰波之魚
鯨涸太虛澹灩里閭誠遊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故宅
以肆其風和以康既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賢合姻登
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
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
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倦瞻直陵丈證二切直視也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
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
歡而悲者有之况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
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越越湘中越千資切為顛顛
客耶顛顛即惟醉字余既委發於世伯得與是山水為伍而悼茲會不

可再也故為文志之

○ 愚溪詩序

家為道賦

灑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
曰冉溪曰一本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
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
公谷齊桓公出備入山谷中見一老公問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以臣名之今序家是溪而
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斷魚巾切爭也孔子世家云洙泗之間斷斷如也不可
以不更也更平聲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
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
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

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
異石錯置錯入聲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
樂也樂五聲切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
又峻急多坻石坻與坻同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
胥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
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
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
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
雖莫利於世而善賤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善矣
蒼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

物軍龍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
而固歸起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
溪石上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婁圖南

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踴躍以求知於世而遜隱之志息焉於

是感激憤怫思奮其志略以效於當世以形於文字以形一本

伸於歌詠是故有其具一本無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為之也婁

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術來用故為文而歌

之有或知之辭以余弟同志而偕未達故贈詩故字下以悼

時之往也余既困辱不得預睹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間故

文士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以聞於金石大凡編辭於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余既謫永州以法華浮圖之西臨陂池丘陵大江連山其高可
以上其遠可以望遂伐木為亭以臨風雨觀物初而遊乎顯氣
之始間歲無克已字也由柱下史亦謫焉而來無幾何以文從
余者多萃焉是夜會茲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已欲志是會以貽
于後咸命為詩而授余序昔趙孟至於鄭賦七子以觀鄭志左
義公一十克已其慕趙者歟予夏為詩序使後世知風雅之
道余其慕卜者歟誠使斯文也而傳于世庶乎其近於古矣

極窄極佳

序飲。

賈小立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為記所謂牛

馬之飲者

按子厚作銘鋤潭西小立記云其石之佳坐其背實

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

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湫不止于垣音遲小不沉于底者過不

飲而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

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住一本眾皆據石一本有注視歡抃

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

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獨三飲眾乃大笑驩甚余病

瘡部鄒切腹內結痛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

鄒圮生三音

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
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為達者有資絲
竹金石之樂以為和者有以促數亂述而為密者數音朔樂今
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
而和去亂述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術術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
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序棊。

序飲序棊序奕序圍棋題云
此二篇古本或有或無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子厚二弟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
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

青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一乃敵
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一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
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
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懷焉標一本亦鮮克以中其獲也
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
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
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
賤其易彼而敬此易以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
有異房之貴賤茲棊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
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

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一本作氣不揚而志不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
 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
 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
 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碁者故叙

京本校正
 居柳先生
 卷之二十四

程